

论西尼亚夫斯基的文学命运

杜荣 李玉玲

新乡学院外国语学院 河南新乡 453003

摘要: 20 世纪俄罗斯侨民第三浪潮中有数以百计的知名作家和文学家,其中包括在苏联时代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的西尼亚夫斯基,流亡使其跨越文学边界、打破思想和经验的壁垒,也是他这种视祖国和自由为珍宝之人的最佳生存模式。

关键词: 俄侨作家;民主自由;文学命运

安德烈·陀纳妥维奇·西尼亚夫斯基(Андрей Донатович Синявский, 1925-1997)生在一个前贵族和左翼社会革命家庭,这造成其文学兴趣与现实生活的不相容性。他在俄罗斯革命传统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感召下,15岁时就成为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1943年他中学毕业就参加卫国战争。1946年他复员后上大学,参加研究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专题研讨会。大学毕业后,他在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并成为《新世界》杂志的主要文学批评家。1955年以后,其文章主要在苏联最自由的文学杂志《新世界》上发表,他也成为广大读者熟知而喜爱的作家。但自其开始持不同政见写作(1955-1966年)之后,其文学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流亡境外,声名远播,客死异国。

1. 能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自由

西尼亚夫斯基是俄侨文学“第三浪潮”中的知名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他主张艺术高于现实;能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自由。他经常“阿勃拉姆·特尔茨”(Абрам Терц)为笔名,秘密将手稿送到国外发表。他的持不同政见作品揭露苏联社会生活弊端,并对奉为苏联文学基本方法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进行批判,其作品在西方产生让苏联当局不能接受的政治影响,但他多次强调自己全身心属于俄罗斯。他在1982年发表于巴黎的《我的持不同政见生涯》中清楚解释:“我从不属于任何党派或持不同政见者团体,我的异端思想不是表现在社会活动中,而是体现在写作中。”[(1):334]他为自由创作而选择了这条荆棘之路,他也向往平静而安宁的书房生活,他只是和苏维埃政权在美学见解方面产生分歧,而他讽刺的、夸张的、带有幻想和怪诞色彩的艺术风格使其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1959年西尼亚夫斯基在法国文学杂志《精神》上发

表讽刺笔调所写的《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Что тако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一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官方创作方法的名称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和颠覆,该文成了苏联文学界解放个性和恢复创作自由之宣言,成为“解冻”文学的理论先锋和试图颠覆前苏联文化价值体系的奠基之作。他在《艺术与现实》中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互不相同的文学和政治观点,而俄罗斯侨民文学使“俄罗斯文学摆脱了国家和社会的检查,沿循独立的、平行的道路向前发展。”[(1):97]

20世纪60年代以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西尼亚夫斯基成了举世闻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其文学命运根本转变。1965年9月8日西尼亚夫斯基以反苏宣传遭逮捕,但他不承认自己犯了政治罪行,因为他坚信文学是自由和不受政治约束的,自己只是尽了作家的责任。对其公审引发了1968年8月25日红场游行事件,这次游行被称为20世纪俄罗斯自我意识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苏联政府对文学界人士采取的激烈举措反倒使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日益活跃。

西尼亚夫斯基强调自己所持的不同政见只是一种独立而无畏的精神运动和思考过程,道德责任感使其想要独立地写作和言谈,并且毫不顾忌陈规陋习和权威定论,他只是如雅科夫列夫定义的那样,是一个“有不同思想的人”[(2):152],而他特殊的审美观点和艺术趣味是其挑战苏联主流文学的一种文艺行为,给他带来牢狱之灾,改变其文学命运。他在劳改营的6年里广泛接触各种人物,丰富写作素材,这是其第二段写作生涯,自认是一段美好的写作时光。

2. 流亡时期保持思想独立和心理自由

1971年西尼亚夫斯基被特赦后流亡法国,开始其最后

一段持不同政见的文学生涯,这段侨居时期其生活相对平静和安静,体验着民主和自由的创作环境,且名利双收,但依然坚持思想的独立性和心理自由。在侨居国外的流亡生涯中,通过浏览大量的俄罗斯报刊,他发现在祖国被称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他在侨居国又被称为“莫斯科的间谍”,虽然苏维埃法庭和反苏维埃的侨民法庭都将他宣判为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和“永远的反对派”,但他认为自己只是想自由地从事文学创作,且他对祖国俄罗斯依旧热爱。

他在巴黎发表献给自己妻子的第一部作品《来自合唱队的声音》(Голос из хора),该书是取材于其在劳改营的经历与思考,其中汇集了他在1966年至1971年间被监禁时写给妻子的全部信件,该书受到西方评论界的重视,不久他就被聘为巴黎大学教授。他甚为活跃地参与办刊物和出版社等文学活动。他的文章《俄罗斯文学的进程》(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роцесс в России, 1973)曾引起索尔仁尼琴的极大愤慨,特别是俄罗斯反犹太主义那一部分。

3. 与俄罗斯古典作家对话

1975年西尼亚夫斯基的随笔性评论《和普希金一起散步》(Прогулка с Пушкиным, 1973)在伦敦出版,他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和对普希金的调侃态度在俄罗斯侨民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但褒贬不一。对那些将普希金视为“俄罗斯文学之父”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正统文化人来说,他这种反神话、反历史传统的另类说法简直是罪不可赦:“普希金迈着色情的小腿,跑进伟大的诗坛,并带来一场轩然大波。对他来说,色情是一所学校,首先是一所轻浮之学校,我们要感谢这所学校,最终感谢《奥涅金》诗行中的那些委蛇隐晦、不无吹牛之嫌而提到的其他把戏。”[(3):346]他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魄力,造成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文学命运:《与普希金一起散步》被视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他在评论普希金创作时采用戏仿、拼贴和片断化等后现代文学的创作手法,先解构再重构,并“将新美学原理及其艺术手法同传统文艺理论相结合,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新的创作实践。他倡导放飞作家想象的翅膀,还作家以创作自由;倡导用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手法,以内容的丰富性和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取代一元化的“官方文学”,从而彻底摆脱专制、集权的控制与创作模式的束缚,把人们从传统的意识形态禁锢中解放出来,还大众以独立

的话语权。”[(4):128]

1978年他和妻子创办颇有影响力的《句法》杂志,它成为不同侨居团体和派别的巴黎侨居者们各抒己见的论坛和阵地,为侨居文学的艺术争鸣提供了便利条件。西尼亚夫斯基生活经历曲折传奇,流亡期间笔耕不辍,成果颇丰:1981年发表《在果戈理的阴影里》(В тени Гоголя),1982年发表论文集《瓦·罗扎诺夫的〈落叶集〉》(Опавшие листья В. В. Розанова),1983年完成自传体小说《晚安》(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傻瓜伊万》(Иван-дурак),等等。

结语

西尼亚夫斯基对苏联怀有复杂的情感,在苏联解体时,他一方面因民主派胜利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民主派的做法,因为他关心共产党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活状况。他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作家关心俄罗斯问题,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受苦受难同胞的同情,他的公民意识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占了上风,他清醒地认为:“在本质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精神、心灵和道德上的反对派,反对谁?不是从总体上反对苏联制度,但反对苏联社会中的思想统一化和对思想的扼杀。”[(5):185-186]他坚持艺术高于现实的美学观点始终未变,是坚持维护民主、自由和权利的知识分子,曾发表公开信来振臂高呼:“在每个人的生活里有这样一些珍贵的东西,对他来说,它们高于他自身,高于他的不眠之夜,高于他所遭受的巨大的委屈和苦闷,这些珍贵的东西就是祖国和自由。”[(6)]作为一个自由民主派作家,他认为“要使自由的俄罗斯思想、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和文化得以发展,我们必须要有不同的思想和看法。这是俄罗斯文化发展最重要的条件。”[(1):343]而其使命仍然是成为自由的拥护者,坚信自由具有自身价值并且不随历史或政治局势而转移。

参考文献:

- [1] (俄)西尼亚夫斯基.笑话里的笑话[M],薛君智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 [2] (俄)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 [3] Терц Абра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M], в 2 томах.Т.1, СП стар, 1975, С.346.
- [4] 张艳杰.《与普希金散步》:艺术特征的四维透视[J].俄罗斯文艺,2015,(01):128.

[5] 郭春生. 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 20 世纪 60-90 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 [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

[6]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6 октября 1993 г.

[7] Оцуп Н. Вечер у Клэр // Числа. 1930. №1. С. 232.

课题项目:

1. 河南省教学改革项目(项目批准号: 2021SJGLX457);
2. 2021 年度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 2025-ZDJH-691);
3. 新乡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基金号: 1366020036)。